

父母情书 暖意绵延

■郑晓萍

那年那时

母亲有一个宝贝匣子,虽然不是由名贵的木材制作,漆面也有些斑驳,但母亲总将它放在衣柜深处,还用一方素净的手帕轻轻盖着。匣子里装的不是金银首饰,而是一沓用红丝带系好的信。

信纸早已泛黄,信封被摩挲得起了毛边。信里藏着的,是父亲与母亲的青春,是跨越数千公里、绵延几十年的“两地书”。

儿时的我总缠着母亲,让她给我讲她和父亲年轻时的故事。每当这时,她总会停下手中的活计,目光变得悠远而温柔。“你爸爸在新疆呢,守着边防。”母亲的讲述总是这样开场,平缓的语调中带着一丝骄傲。

父亲和母亲青梅竹马,在一个村子里长大。即便这样,两人的这门亲事,当初依然遭到了姥姥和姥爷的坚决反对。姥姥的理由朴素且现实:“他在那那么远的地方当兵,隔山隔水的。万一家里有个急事,指望不上,你往后要受多少罪?”可我的母亲,那个平日温顺的姑娘,在这件事上却表现出惊人的执拗。

那大概是母亲第一次叛逆。姥姥说,母亲不吃饭,把自己关在屋里,甚至有一次,还偷偷收拾了包袱要离家出走,吓得她和姥爷心惊肉跳。

后来,姥爷想了个“缓兵之计”。他私下对姥姥说:“先依了她。年轻人,心气儿热,隔着万水千山,靠几封信能顶什么事?日子久了,感情淡了,自然就散了。”

可是,姥姥和姥爷低估了我父母爱情的坚定。那时,维系他们感情的,就是那一封封穿越戈壁与平原的书信。

母亲告诉我,父亲的字迹带着军人的刚劲。信里,父亲很少描绘边塞的苦寒与寂寥,更多的是那里的天空有多么高远,星星有多么明亮,白杨树在风沙中是如何挺直了脊梁。他告诉母亲,他



陈磊绘

巡逻时看到的第一缕阳光,是如何染红昆仑山的雪顶。还有连队里养的狗下了几口崽,毛茸茸的,围着他们的军靴打转。

母亲的回信,则充满了泥土的芬芳与生活的气息。她写信里的枣树结了果,甜得很;写村头的小河开了冻,潺潺地流;写她又学会了做新花样的鞋垫,等下次见面给他带上……为了让远方那颗戍边的心,能安稳地扎在那片土地上,她将等待的辛苦埋在心底。

那一年,父亲立了功,带着一枚闪亮的军功章回乡探亲。他来到母亲家时,穿着一身半旧的军装,风尘仆仆却身姿挺拔。他双手捧着那枚军功章递到姥姥姥爷面前,声音因激动而有些颤抖:“叔,婶,我立功了!我在部队,一定好好干,绝不给咱家乡丢脸!我向你们保证,这辈子,我定会掏心掏肺对您闺女好!请二老放心地把女儿交给我吧!”

姥爷沉默地走上前,从父亲粗糙的大手里,小心翼翼地拿起那枚沉甸甸的军功章。他看了很久,用手指反复摩挲着上面的纹路。良久,姥爷转过身,对姥姥深深地点了点头,说了4个字:“我同意了。”

没有盛大的婚礼,只有一桌简单的

酒席,几张红喜字,父亲和母亲,便这样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父亲依然常年驻守新疆。我出生之前,母亲曾几次不辞辛劳,辗转多日前往父亲的部队探亲。我无法想象,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农村女子,是如何独自一人,背着沉重的行囊,挤着绿皮火车,再换乘颠簸的长途汽车,奔向那片陌生的戈壁。

父亲说,母亲每次下车,脸上都带着疲惫,但总是在看到他的那一刻,绽放出明亮的笑容。他心疼地拉着母亲的手,一遍遍说:“你辛苦了,路上受苦了。”母亲却摇摇头,语气轻快而坚定:“怎么会?我是来看解放军的,我觉得光荣!”

光荣,是那个年代的军嫂们常常念叨且无比珍视的一个词。它赋予那些具体细微的艰难一种神圣的意义。肩上的责任,与那些无言的奉献与守候,成了支撑她们度过一年又一年的精神支柱。

后来,母亲怀了我,不能再像之前那样长途跋涉了。于是,父亲的信,便像雪片一样,成倍地多起来。母亲说,那时的信,内容琐碎得可爱。父亲一会儿嘱咐她要多吃鸡蛋,一会儿又不许偷喝凉水,有时还叮嘱她要是孩子不听

话,就轻轻拍拍肚皮,告诉孩子安心等爸爸回来……这些笨拙的、絮叨的关怀穿越山河,成了母亲孕期中温暖的滋养。

我曾不解地问母亲:“当初为什么不让爸爸转业回来呢?一家人在一起,多好。”

母亲沉默了片刻,缓缓说道:“我提过的。可我一说,你爸爸眼里的光就暗了下去。”母亲知道父亲舍不得那身军装,舍不得战友,更舍不得守了那么多年的边防。因为懂得,所以母亲选择继续守望。

长期的分居生活,对于一个独自抚养孩子的女人而言,其中的困难是外人难以想象的。身体的劳累、精神的孤寂、深夜里的无助……这一切,母亲都鲜少提及。她用柔弱的肩膀,为我撑起一片完整而蔚蓝的天空。

当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我本以为,尝尽其中艰辛的母亲,会反对我找一个军人。没想到,当她得知我的男友不仅是一名军人,还是一名飞行员后,却十分赞同。她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孩子,现在时代不同了。部队条件好了,很多问题都能解决。也正因为这样,你更要理解他,支持他。做军人的妻子,要能受得了委屈,吃得了苦,把你们的小家经营成他安稳的后方。”

我记着母亲的话。很幸运,我和爱人不必像父母那样长期分居两地。但飞行员这一职业,离不开高风险与高强度的训练。每次他结束任务回到家中,脸上总带着掩饰不住的倦容。因此,我尽可能让他在家多休息,不拿太多琐事干扰他。

时代在变,我们交流、相处的方式也有了巨大的变化:不再是一等数日的书信,而有了方便快捷的讯息;从望眼欲穿的数年一聚,到常见却依旧饱含牵挂的日常。那份“我懂你”的默契、“我等你”的坚定,将个人情感融入家国大义的自觉和深植于血脉之中的关于责任与担当的传承从未改变。

我想,我和爱人会把父母情书里的暖意,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绵延。

美丽军嫂

滇南边关,晨光熹微。南部战区陆军某旅狮子山边防连一级上士杨伟华的妻子、联防队员王胶,正和其他联防队员们一起踩着晨雾穿梭在村寨,开展日常安全隐患排查与边境政策宣讲。

“李叔,家里线路老旧要及时检修,用电一定要注意安全”“阿妹,进出边境管控区要遵守规定,有情况及时跟我们说”……一路上,王胶不时叮嘱村民,手中的工作记录册已写满了细致的备注。

这是王胶扎根边关的第6个年头。如今的她,是村民信赖的贴心人、联防队的得力干将,更是丈夫并肩同行的“战友”。

6年前,为了不让与孩子与戍边的父亲生疏,也为了让常年坚守一线的父亲安心戍边,王胶带着刚满月的儿子跨越千里,来到丈夫守卫的滇南边关。

刚安顿下来,初来乍到的不便接踵而至。滇南湿热的气候让王胶浑身起红疹,连绵的阴雨让屋内长年潮湿。山路崎岖,出门就要爬坡过坎,每次出行对于王胶来说都是个不小的考验。因此,看着丈夫和战友们日复一日巡守边防,王胶心中满是敬佩,渐渐萌生了“和他一起守边关”的念头。

在连队和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王胶成为驻地党政军警民联合指挥中心的一名专职联防员,主要负责边境巡逻执勤、村寨普法宣传、调解邻里纠纷等工作。

王胶还记得第一次随队巡逻的情形。边境山路崎岖陡峭,碎石湿滑。她一路上跌了好几次,泥水浸透衣衫,手脚也磨出了伤痕。终于走到界碑前,看着队员们为界碑描红,凝望远处连绵的青山,王胶心头猛地一震,眼眶有些湿润。那一刻,她真切体会到,丈夫口中的巡边从不是简单的行走,而是充满了艰辛。

但边关的考验远比想象中更加艰难:第一次调解村民纠纷,双方的激烈争执让她手足无措;山体滑坡时,她冒着生命危险前往管辖地段……面对恶劣的环境、陌生的工作,无数个深夜,她看着孩子熟睡的脸庞,偷偷抹过眼泪。

真正让王胶安定下来的,是村民们藏在细节里的温情。一次开展普法宣传结束后,一位苗族老人硬塞给她一把野果:“姑娘说得实在,我们听得懂。”

村民的认可让王胶对工作有了更多的热情,开展工作也更加细致扎实。她

和他一起守边关

■曹继可 朱家娜

跟着老队员学习巡边技巧,熟悉民族习俗,用心用情调解村民纠纷,走村入户讲解边法规。丈夫杨伟华也常会利用休息时间,教她当地风俗、陪她练习方言,鼓励她慢慢适应。

6年的时间,王胶和其他联防员一起走遍防区点位。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辖区秩序井然、邻里和睦。王胶也从磕磕绊绊的新手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

提起王胶,村寨里的老人们总说:“这姑娘心善又能干,有她在,我们心里踏实。”联防员们也对她赞不绝口:“王胶一点不娇气,巡边、排査样样冲在前。”丈夫杨伟华更是满脸骄傲:“她把家里照顾得井井有条,还和我一起守边关。有她在,我觉得很踏实。”

夕阳西下,王胶和队友完成最后一户排查。她拿出手机给在外集训的丈夫发了条消息:“今天一切顺利,家里和村寨都好,我和儿子等你回来。”

晚风轻拂,一行人巡边的身影与远方的群山融为一体,成为滇南边关一道动人的风景。



陈磊绘

外公的模样

■胡睿

家人

在我的成长岁月里,外公一直是我敬爱的长辈。

他是一名抗战老兵,手臂上留着几道凹凸不平的旧伤疤,后背至今仍存有未取出来的弹片。外公话不多,很少提及当年的战场,也从未将那些战争经历当作谈资。退伍回乡后,外公成为制衣厂的一名污水处理员。他将那段烽火岁月藏进心底,走上了新的岗位。在污水处理车间,检测水质指标、调节药剂投加量、巡检污水处理设备,他一丝不苟、严谨细致,认真对待每一道工序。后来辗转到地铁清洁岗位,他依旧寒来暑往,风雨无阻,不抱怨辛苦,也不计较得失。

幼年时,我性子毛躁,做事马虎,是别人眼里的“问题小孩”。外公却很少呵斥我,只是耐心地带着我一点点改。清晨,他会和我一起收拾床铺,整理衣服。他不要求我像军人那样叠成方方正正的“豆腐块”,但至少要做到整洁、干净。他总一边整理,一边轻声念叨:“被子叠得好不好,不光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而是能体现出一个人的细心不细、做事稳不稳。”在他一遍遍的示范下,我慢慢沉下心来,学着把小事做细,把细节做好。

后来,我上学了。只有每年寒暑假,我才会回到乡下的外公家。盛夏的夜晚,暑气渐消。我陪着外公坐在院子里乘凉,不远处稻田里传来此起彼伏的蛙

雪夜山行

■胡付强

乎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悬崖。除了雨刮器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周围一点声音都没有,静得吓人。孩子对这大山里的白雪世界充满好奇,忍不住四下里打量。妻子的心却异常紧张。

车子在雪中的陡峭山路上,一走一打滑。这条路我走过太多趟,知道大概有三十几道弯,不过每次都数不准。妻子说,经过一个弯道时,车尾一下子被甩到了悬崖边,直往下溜。车轮碾着的石子纷纷滚落山谷,声音听起来特别响。孩子抓着座椅往后看,妻子握方向盘的手都出了汗。她拉上手刹,下车搬了一块石头垫在轮胎后面,才慢慢转过这道弯。我问她:“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她说:“你不是值班么。况且就算你能来接我们娘儿俩,路上不也一样危险?”

经过这一险情,妻子不敢再前行了。她将车挪到一处小坡上,想等雪停了再走。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孩子歪在座椅上慢慢睡着了。雪紧一阵松一阵,完全没有停的意思。车里的电量在迅速减少,妻子想把空调关了省电,孩子却被冻得直打哆嗦。妻子懊恼得拍了一下自己,后悔出门前没给车充满电。再耗下去,可能就开到不了营区了,她只好壮起胆子重新上路。

妻子在山道上左摇右摆地开了好一阵,离营区却还有好几公里。车子缺电的警告一声接着一声,眼看随时要趴窝。终于,路边出现一排平房,其中一间亮着灯,在漫天飞雪的山野中发出暖黄的光,那是一家小饭店。当时已是晚上9点多,妻子抱起熟睡的孩子,冒着风雪掀开了小店的棉门帘。店里,一对中年夫

妇正在炉火旁打盹。大叔头也没抬就摆摆手说:“今儿雪大,不营业。”看到妻子和怀中的孩子,他犹豫了一会儿,又说道:“菜不多了,您将就点儿吧。”

旺旺的灶火烧起来了,整个小屋都暖融融的。妻子说,那顿饭的菜,就是大叔从后院拔的大白菜,还带着冰凌碴子,搭配自家晾晒的腊肉,红红的、干干的。大叔将它们都装进一个缺了口的砂锅里熬煮,也没放太多调料。然而一掀盖子,香气、热气冒出来,怎么就那么好吃!就连平时挑食的孩子都吃了大半碗。吃完饭,车上的电也充了不少,够到营区了。

在营区门口,接上她们那一刻,我鼻子酸酸的。妻子说:“走啊,吃蛋糕去。”孩子也开心地笑:“走喽,吃蛋糕喽。”

家庭秀

左手牵着爸爸
右手牵着妈妈
营区的道路又宽又长
清晨的阳光里有鸟儿鸣唱

我迈着大步往前走
要跟上爸爸的步伐
妈妈轻轻对我说
慢慢走,别着急

有爸妈在身边
我从来不会怕摔倒
我们的笑声
在温柔的风里飘扬
我们的身影
是时光里温暖的回响
刘芳芳配文

定格 近日,陆军某部干部吴克飞的妻子和孩子来队探亲。图为吴克飞利用休息时间陪伴家人。

邓清华摄

情到深处

那天傍晚,突降大雪。营区周边的山头,都被雪包裹得严严实实。山路上偶尔驶过几辆汽车,车灯的光亮瞬间被漫天飞舞的雪花打散。

晚上10点多,突然接到妻子在营区门口打来的电话时,我愣住了。妻子说,孩子想爸爸了。前两天是孩子的生日,他专门留了一块小蛋糕,要亲手送给爸爸。下班后,妻子决定开车带他来山坳里的营区找我。因为路远山陡,妻子开车技术不好,以前他们很少过来。这次为了安抚孩子,妻子大着胆子将车开来,没想到赶上了大雪。

妻子告诉我,刚出门时,雪花在市区的霓虹灯下飞舞,还挺好看。堵车时,排队等待的工夫,她在车窗氤氲的玻璃上画了个心形,孩子高兴得哈哈大笑,也学着画了起来。

妻子说,没想到一进山,雪越下越大,落在前挡风玻璃上,雨刮器都来不及刮。等驶出一个山间隧道,城市的灯火都被甩在后面,瞬间来到一片白茫茫的世界。山路上没有灯,前面也没有别的车,让人几

